3-4

商書

湯誓。誓言重為亳衆前三節誓以興師之意末一節誓以治師之律。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如湯誓臨牧誓教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

王曰。史臣記湯將伐桀誓師于亳邑曰來爾衆庶悉听朕言。君臣之分本不可逃非予小子敢行犯分舉此悖亂之事以有夏慢天而虐民其罪不止一端天命予誅之耳

此言伐夏本乎天命也。瑯泉曰多罪即下嚴刑重役。張氏曰天命蓋之昔諄諄然命之乎蓋天以天下之心為心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

今爾。故予不得已而奉天伐罪今爾有衆乃曰方今田未成熟正當及時刈穫我后顧不体恤我衆欲舍我穡事而往裁正有夏汝衆言予亦聞之但夏氏有罪天命屬予予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不得恤爾衆私情違上天明命也

書經卷之三

蔡沈集傳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懼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音怡後同○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此言順天之不容已也。新安陳氏曰此見商民以一已爲心湯則以上天爲心

今汝。今汝衆又有言曰。夏王雖暴虐有罪亦祇害彼百姓將奈我亳邑之民何。不知夏民有害不勝其苦人情莫不欲逸夏王乃率爲重役以窮民力人情莫不欲安夏王乃率爲嚴刑以殘民生由是亳邑之衆率忘于奉上不和于國嘗指日曰是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願與爾偕亡夏王惡德爲民所怨若此今朕以民爲心必往以救此衆不得固爾民之安忘夏民之危也。此言救民之不容已也救民即所以順天。新安陳氏曰此見商民以一國爲心湯則以天下爲心。率猶云大率

不敢不正。稿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遏絶也。割。剥割。夏邑之割。瞎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蓋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輔予。伐夏之舉既不容已爾衆庶尚同心同力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于有夏則予將有以大賚汝爾毋不信朕不食言斷乎賞之厚爾若憚于征役不從誓言則不惟戮及爾身將並爾妻子而戮之。罔有攸赦斷乎罰之重矣爾衆庶其知之

此示以賞罰之決也誓言。伐夏之言。○新安陳氏曰湯之誓師拳拳惟以天言。曰天命殛之。曰予畏上帝曰致天之罰非湯伐之。天伐之也。○董氏鼎曰。禹啓胤侯有誓皆征所當征名正而言順若湯之伐夏亦有誓何哉蓋誓者臨衆發命述其興師之意故禹啓胤侯猶可無誓惟湯則不可無誓湯無誓則稱兵之意不明而稱亂之罪滋大

仲虺之誥。大意傳甚明悉首節作誥之由仲虺二節傳首言天立君三句論此簡賢三節傳次言湯德二句謂此佑賢三節傳末言爲君一段謂此。

有日日亡吾乃亡耳。

故民因以日目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言而不踐也禹之征苗正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矣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王師以五戎先後刑罰。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

成湯○史臣謂成湯伐桀放之于南巢誠順天應人之舉然湯之心則以堯舜禹皆揖遜相承一旦自我變爲放伐深慚其德不古若且曰予不得已而爲此舉竊恐來世奸雄藉我以爲口實是我欲止亂而反以開亂矣湯之憂愧如此

此叙作誥之由慚德句原湯之心予恐句述湯之言

作誥○仲虺乃作誥以釋湯慚曰嗚呼惟天生民莫不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若無主以治之則各逞其欲以相爭而必至于亂矣惟天不忍斯民之亂生一聰明不溺于欲者爲之主以治之而息其亂此天立君之意也今有夏昏迷其聰明之德暴政酷刑斯民如墜塗炭則不惟不能時乂矣所以爲主之道若此然斯民不可無主而至亂也天乃錫王以勇之德足以戡亂以智之德足以燭亂是即天生聰明者矣豈徒哉正欲王出其勇智以時乂之責立標準正萬邦之民于焉繼禹舊所服行之事而然矣所以欲王表正纘服如此者惟在人紀之既陵彝勇以振之倫理之幾晦者智以察之率循其典常以承順乎天之所命

而已此天錫我主之意也

此結以天立君之意見桀不能君而湯當順天以又民也惟天二句言天立君有夏以下。言天立湯表正二句連讀茲率二句亦連說。

袁了凡曰亂因欲生此探本之論也聰明之人以已之無欲治民之有欲或教之而消于未爭之先或治之而防于既爭之後所謂時又明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塞蔽之此所以爲錫王勇智也要知天錫以勇智者爲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須是有爲有謀也表標也立標于此人所取正故曰表正服而已舊者以一代言則爲先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爲開闢以來聖人之所共由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革也是續也茲字指表正纘服言典字蔡傳訓作常字綱常在內。

瑯琊曰天命只指典常以其爲天所賦也不指伐桀言

有罪。且夏王昏德陷民既已獲罪于天乃復矯誣誣罔託爲天意以宣布命令于下而惑其衆故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以勇知受命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

用使我王表正纘服開天下之心志新天下之耳目以昭明其衆庶天意如此王安得不伐之何慚之有。

此申言天之命湯見湯不容已于受命也夏王三句申有夏二句式商二句申天錫五句率字正與昏字應厥字指桀見本桀民而湯爽之云爾。

簡賢。更驗人事而王此舉亦豈得已夏王既無道又有所用簡慢賢良阿附勢力之人是多徒衆同惡相濟有道必爲所忌故始建有商之國于有夏若有不容若苗之有莠必遭鋤治若粟之有秕必被簸揚我商衆無小無大戰戰然無不懼王陷于非辜迹之危如此矧我王之德言之則厭足人之所聞而爲人心所歸服豈不尤爲夏王所忌乎。

上二節言天命不可離此下三節言民歸不可違而此節言湯德見忌于桀以爲得民張本益桀忌湯愈甚益見湯得民愈深非調囚桀忌已而伐之也。王方麓曰以苗粟喻桀莠秕喻湯則當時桀勢尚强而湯孤危可知仲虺之言及此非以其必不相容而湯之先發制人爲得計也亦曰湯之一身乃天下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見剪除于桀將失天人之望耳。○王振予曰有商之封舊矣肇之云者突然崛起之意言衆不好之中而突出一好人也。○合參言足听

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爽商命用爽厥師而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衆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枇里履反○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是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

聞玩一足字則不止于商邑而寔達于四方益見取忌難容之意

惟王。德足听聞何以見之如声色貨利人所易溺惟王不近声色以盡其心不聚貨利以剝其民則本原澄徹矣由是以此心馭臣有悉其衆善爲德之懋者王則崇以品秩又兼以他職而懋其官有累著動勞爲功之懋者王則錫以土田又旌以章服而懋其賞推此心以治已用人之善若已有之而無不容改已之過絶無係吝而無不改馭臣治已各得其當是以臨民之際存心廣矣寬矣而其中有節制未嘗昊之縱弛乃克寬焉行政慈祥仁矣而其中自斧正未嘗昊之優柔乃克仁焉夫寬仁者君之大德王則克寬克仁故出身而加民者雖止于亳都而德之昭著信矣寬足得衆仁足長人已盡天下兆民德之足人听聞者如此

此言足人听聞之寔也。合衆不遹不殖非全乎勇智之天德見得眞守得定者不能此正清心寡欲足以端出治之原也中四句跟不遹不殖來分馭臣治已看德就人所蘊言功就人所立言四懋字皆多意用人就取人之善說改過就已之遷善說寬仁跟馭臣治已來就臨民說重兩克字兆民通乎天下之稱彰信兆民單承寬仁說正所謂足人听聞者也末便說到歸戴上

陷于非辜尤湯之德言則足人之听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雖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惟王不遹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懋與茂同。遹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爲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

葛伯。○王德彰信兆民是以征伐所加民心無不歸向者昔葛伯不祀王使亳衆往耕童子饋餉葛伯殺而奪之與餉者爲仇王之初征寔自葛始因而並征天下無道之國是時往東面征則西夷怨望往南面征則北狄怨望曰何爲先救彼而獨後予乎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如此及王師所至之地則室家相慶幸曰待我后拯救久矣今我后既來除暴施仁我等誠死而復生也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如此然則民之奉戴平商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來舊矣是王有天下又在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何怪之有

此承上言湯德足人所聞彰信于民故民之戴商有素也首二句援征葛事下乃征葛後事東征三句言師未至而怨切攸徂四句言師已至而慶深末二句緊承上看○王方麓曰征葛曰初曰自者見前此未嘗有征繼此而所征者非特一葛也曰西夷曰北狄極其遠者言之○王宇泰曰惟僅師征葛之日及怨慶之時是也與今日鳴條之役相對而言故爲舊耳蓋征葛後十七年始有鳴條之役

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調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乎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喜幸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

佑賢（仲虺既釋湯之慙固以爲君之道勸勉之曰王公受命之初莫先統御諸侯諸侯有才品卓越而爲賢者則信任寵禮以眷佑之有踐尿寔而爲德者則賚予培植以輔助之有委身列國而爲忠之則暴其隱微以彰顯之有奉法脩職而爲良者則去其壅蔽以曲遂之此固其善之大小而重輕以勸之也諸侯有不能振作而爲弱者則設官分職以兼之有不明政事而爲昧者則督責懲戒以攻之有壞其紀綱而爲亂者則變置其人以取之有蹈于顛倒而爲亡者則誅戮其身以侮之此固其惡之小大而輕重以懲之也夫弱昧亂亡已有亡道兼攻取侮乃因其亡以推之而非濫刑賢德忠良自有存道佑輔顯遂乃因其存以固之而非僭賞將見天下諸侯莫不知所勸懲勉于存而不蹈夫亡侯邦乃其昌盛矣

此懷諸侯之道也○王宇泰曰當時諸侯固有賢德忠良以不合于桀商見擯棄者亦有弱昧亂亡以阿于桀而不見討鳴條既放之後正命討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候也○袁了凡曰求賢爲助求德爲輔此理之常今曰佑賢輔德乃是以賢爲主而我助之以德爲主而我輔之非好善忘勢者不能也忠臣之心事多有委曲而難明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風聲而且發其所深隱也善良之獻多有牽制而不得遂者茲欲遂之不但寬之以文法而且体其所未周也兼謂設官以治之攻則督責懲戒之矣取者變置其人侮者戮及其身也○屠道南曰推去也亡道不可有故去之存道所當保故固之○

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

王方麾曰亡乃彼之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若安存之道則我與賢德忠良者所共故曰周我之所以存。○瑤泉曰邦就侯邦言。德日。然君天下之所以聯屬人心者惟德誠使于德日新而不已則不但近者悅服即萬邦之遠而莫不懷若以時當極盛志自滿足而不新德此無論疎者攜貳即九族之親而亦離人心離合之機係于君德如此王之德雖足听聞必戒自滿而務日新益勉力昭明大德用以表建中道于民而後可懋德建中之事何如義者凡事當然之準德之中也惟以義裁決乎事使無過不及禮者人心自然之節德之中也惟以禮檢飭乎心使不偏不倚是則德之体用俱昭有以建中于民而不特此垂諸後世爲子孫之制事制心所取法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此亦必由學問之功予聞古有曰人君誠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制事制心之道能自得其師法則德業日進所以爲王荷謂人莫已若則必至于亡又曰人君誠知天下義理無窮一人見聞有限制事制心之道惟好虛衷下問則德業日隆豈不寬裕荷自用其聰明則祇安狹小規此則隆師好問以懋德而建中。誠有望于王矣。

此脩德檢身之道也日新四句泛言人心離合之機以見不可不懋德意懋昭五句切王說予聞以下推制事制心之道在隆師好問。瑤泉曰萬邦指民言日新者無一日之不新也萬邦惟懷者無人之不懷也懋德建中一串。懋德有工夫建中無工夫以義言之懋德建中之所從事亹亹後昆不特可以建中于民深一步看苟雖

已能自得師者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與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

足說敎亦見慈德建中之當務能自得師以義禮貫好問亦然主事祗守以德業貫

嗚呼。仲虺又歎息而言曰嗚呼。君道必貴有終然欲王業垂之永久而愼厥終惟于開創之始善圖之益人君之舉動恒爲寃漠所鑒觀有禮者必封殖之昏暴者必喪亡之此乃福善禍淫一定之道王誠敬奉天道勉有禮而戒昏暴則有以獲其封殖之休無以啓其喪亡之釁而所受天命終保無窮矣何必徒以德不古若而慚爲

此總上二節告以永保天命之道欲其謹于受命之初也首二句泛言其理惟始內有務日新戒自滿意中二句仍泛言天道以見不可不愼終于始欲崇即是謹始永保則爲有終此勉王愼終惟始之意○新安陳氏曰殖禮喪與推亡固存同一栽培傾覆之理特有人已之分前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此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已天道以理言天命以運言

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敎諸侯之道推而至於脩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溯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喪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於是嘆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拔仲虺之語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離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

湯誥。首節是本序。第二節作主夏王三節。是紩失緩猷之道而湯順天以伐之也。俾予四節是湯承緩猷之責而求助以盡其責也

王歸。史臣記湯既克夏自是來歸至于亳都。諸侯皆率職來朝王乃作誥大告萬方臣民以與天下更始焉

王曰。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當化生之初。卽降此仁義禮智信大中之理于下民。民順受之。與心俱生。固有父子自然有仁。君臣自然有義。夫婦昆弟朋友自然有禮智信之恒性。然天之降衷雖同。民之稟受或異。所以變化氣質。使之各安于其道者。責惟在君而已。君道之係于天下如此

此言君道所係之重。以起下節也。歸重在緩猷句。○問。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朱子曰。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的道理。此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

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

舜張子所謂萬物一原父自不同○又曰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則謂之性猷即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芾甫田曰猷臧性猷一理也但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新安陳氏曰若有恒性若字本轉克字方重天賦人性順其自然茶有恒性此時君無所用其力至脩道之教使人各安其道則有賴于君

滅德○夏王身任綏猷之責乃滅其仁愛之德但作殺戮之威以播此暴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凶害不堪其荼之苦毒之螫並呼號冤罪之悰于上之天神下之地祇以望拯救天道至公常順民心舒惡民所懷而為善者天必福之民所怨而為惡者天必禍之夏王結怨于民正天之所禍者故天降災孽于夏以彰顯其虐民之罪益已明示詠絕矣

此言夏失君道以起下節也德之指為君之德言作威敷虐則不但不能謹綏猷之責作者有意之詞敷者廣被之意天道句泛說重禍淫邊降災彰罪已明示詠絕非天心仁愛望其遷改之謂

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茶毒並螫呼上下神祇天道福淫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罹隣知反茶音徒○言茶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茶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

肆台○降災彰罪此天命明威所在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夏之罪然征伐大事不容自專敢用玄色之牲昭告于皇天后土以請有夏可伐之罪于天又恐一人不能自爲遂簡求天生先覺之元聖與之盡力以與爾衆請更生之命于天焉。

此言奉天伐罪以救民也肆字緊承上來敢用三句是不敢自專而告于神祇求三句是不能自行而資于人戮力并力也資其謀猷同心共討之意。

上天○上天信不忘下民而聖佑之伐罪之師一舉罪人即竄亡而屈服而見上天禍淫之命斷不僭差由是向之困于威虐者今則燦然若草木之向榮兆民信遂其生殖之願矣。

此承上請命請罪而言上天果如所請也○陸寶府曰賁若句聯下殖字正影草木說。

予○罪人伏而兆民殖然榮可以無主天乃使我一人任殺戮之責輯和宏寧爾邦家付託如此朕所以常恐得罪乎天地而不自知

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勠○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采繹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俾予

懍然憂危恐懼若將隕于深淵視伐夏之日責愈重憂愈大也
此承上言付託之重而懼不勝以起下求助意也○瑤泉曰伊尹重看言天不但使伐夏實使任輯寧之責○陸寶府曰和輯而安之只一意全在未知上見危懼。

造邦○然所賴以共濟者爾群侯也。凡我新造之邦自今以往無或從于非法無或即于慆淫惟以伊尹輯寧乃天之休命而輔我輯寧是爾之典常其各守爾典修法度戒逸樂以共承上天付託之休命可也
此承上而言有賴于群侯之助也匪彝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指政事言慆淫則荒以廢輯寧之功。指居處言爾典指輔君輯寧之常道天休即伊尹輯寧之休命無從無即戒其所不可爲守典承休勉其所當爲。

有善○爾果守典承休爲有善我則不敢或斁我若不能輯寧爲有罪。我亦不敢自赦所以然實嘗善咎過皆一一簡閱在上帝之心非我之所敢私信乎君臣不可不各盡其道然天命我爲萬方主則我之責尤重使爾萬方之民不安于道而有罪咎于不能輯寧所致罪在于一人至于一人有罪爲于萬上天付託于爾萬方何如哉。
此言君臣當各盡道而尤重自責備見諸侯當輔之以至于無罪也萬方有罪只不能綏猷使是一人之罪只萬方不輯寧使是。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乂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輯和。厎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懼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嘗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 言命已更始維新侯邦雖有善咎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慆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爾有罪朕弗敢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自

尙克○王復歎息曰嗚呼君道在輯寧臣道在守典予旣言之庶幾能
于是而恢信之在予不徒言在爾不徒聽以是盡輯寧守典之道天命
乃亦有終也予與爾造邦其相與圖之
此結上三節見君臣當體以圖終也○新安陳氏曰曰尙曰亦皆
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忽之意○瑤泉曰恢者信其言而篤于行也
兼君臣在內有終是天命有終不必云君保國祚臣保祿位

伊訓○首節訓之本序有夏四節先舉天人禍福以見德之當脩而後
訓至以烈祖成德之當法敷求三節則舉先王慮後之深意而又以天
命與亡申戒之
元祀○史臣謂惟太甲卽位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日伊尹以新君
嗣位禮宜告廟臨臣而天子居喪又不當行此禮乃以家宰攝行其事
祠于商之先王奉嗣王以嗣位改元之事敬見其禮此時外而侯服甸
服之群侯咸在助祭之位內而王朝百官皆各總己職以聽命于冢宰
伊尹以先王在上群臣在旁正嗣王虛心可入之時乃樂與祖成湯之
成德明白詳悉以訓告于王焉
此序作訓之始詞○胡承諾曰伊尹攝而告廟攝而臨君臣不重此
意只重訓王見得伊尹當告廟之日群臣布列之時乃眾言烈祖之

繹簡關一聽於天然矣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皆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嗚呼尙克時恢乃亦有終恢時王反○恢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恢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己而言。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見形

甸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